

明治
新刻

孟子

高見楮之助訓点

上

特36

513

東京圖書館

漢書門

經
昏
類

函

四
架

三七
號

四
冊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
 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
 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
 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
 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政伐為賢而孟軻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
 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

孟子

卷一

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之辭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

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
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
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
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
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
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
箇仁字。孟子翻曰。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

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一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功於世。以其言性善
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
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
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
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
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
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高髮

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
 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此之便可見且如水與
 水精非不光此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蓄氣
 無許多光耀也

揚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
 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

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
 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
 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
 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
 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
 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
 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

卷之

孟子卷之上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曰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

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

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

五

〇

義而先利不奪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
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
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
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
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觀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

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
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梁惠王曰
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
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
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
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
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

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
 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
 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
 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

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
 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
 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
 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
 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
 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于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河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孥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二孰能一之對曰不嗜

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

知夫齒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

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

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

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齊宣王問曰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

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

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

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牽

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爨鍾

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

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禘

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殺コト若無罪而就死地

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

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

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

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

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

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

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

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

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

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

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

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

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

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

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

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

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圃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圃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

葛女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陳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
 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
 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
 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
 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
 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
 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焉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
 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
 此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
 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

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昏讒民乃作
 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
 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
 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
 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

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
 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
 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
 矣富人哀此罔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
 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公

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哉
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
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
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
之於王何有○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此其友也則凍餒其妻
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上師不能治士則如之
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
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
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戚
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之言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

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

五十五止

○十九

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
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
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
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

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
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墾。誅其君而
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侯我后。后來其蘇。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
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
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

畏齊之疆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及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魯，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鄒與魯，魯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

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

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

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而告之曰：

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

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

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魯平公將

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

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

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

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公曰：或

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
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
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
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
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
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
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
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
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
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
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

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象
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
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
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
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
曰雖有智惠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
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
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
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上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也。

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謂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
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
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
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

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
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
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
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
 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
 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
 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
 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
 倦也。」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
 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
 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
 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
 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
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
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
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
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
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

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
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
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
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以力假仁
者霸霸必有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
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

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不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廬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
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
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
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
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

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
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
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
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
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也。如耻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受者不受也。

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祖褐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戰。必勝矣。○孟子將朝王。

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
 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
 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帛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
 辭以病今日帛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
 之何不帛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
 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

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
 見王之敬子也未身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
 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
 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
 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
 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

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者，必以贖辭曰：『餽，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

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
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
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
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
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

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
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
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
也○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
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鼃諫
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
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
綽然有餘裕哉○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
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
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
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自齊葬於魚尾
於齊止於贏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
斂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
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
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則古之人皆
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
心獨無校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
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

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斲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

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第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以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

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

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繆公。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十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

子哉！十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子三宿而出書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及子，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
 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
 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
 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
 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
 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

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
 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
 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闕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滕定公
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
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鉶粥之食自
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
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
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
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
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嚮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
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州也。州，猶之風，必偃。是在世
 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滕文公問為國。孟
 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
 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
 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

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
 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于
 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
 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時，時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
 矣詩云爾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
 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序
 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
 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

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
 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
 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
 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
 自賦鄉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

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
 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
 則在君與子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
 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
 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
 履織席以為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
 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
 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養殍而治今也
 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
 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
 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
 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
 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斲爨以鐵耕乎曰然
 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

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
 許子何不為陶治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
 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
 事固下可耕且為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
 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
 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
 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州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
 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
 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濬濟漯而
 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
 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
 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

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教
 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
 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
 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
 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
 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久難孔子曰入哉堯之為君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
 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
 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
 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
 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
 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
 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
 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

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
 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貊
 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
 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
 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
 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
 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

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
 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
 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
 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
 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
 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
 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

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
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
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
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
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
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
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
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
姑嘬之其類有此視而不視夫此也非為人泚中
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

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

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

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

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

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

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

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

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

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

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

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

者未有能直久者也○景春曰公孫行張儀豈不

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

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
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
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
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周霄
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
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
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

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
盛夫人饗蠶練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
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
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
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
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大
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

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
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
穴隙之類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
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
為泰子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
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
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
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
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
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
功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萬章問曰宋

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
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
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
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
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
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

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
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歸市者弗止，芸者不戩，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
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為。」臣東
征，縶厥土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
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

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排之。雖曰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曰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

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

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

所養可知已矣。○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

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

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

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汜

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

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菑。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

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圃汗池沛澤多而

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

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

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

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

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

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

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

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

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

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

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馘者已頻。願曰惡用是。鮠鮠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馘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鮠鮠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蚘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卷之上畢

